

徽州十记 太湖十记



陶文瑜 著

山東畫報出版社

徽州十记 太湖十记

陶文瑜 著

山東畫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徽州十记; 太湖十记 / 陶文瑜著. — 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 2010.5

ISBN 978-7-5474-0081-4

I. ①徽… II. ①陶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06819 号

责任编辑 吴 兵 王硕鹏

装帧设计 宋晓明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470

市场部 (0531) 82098479 82098476(传真)

网 址 <http://www.hb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 hbcbs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
规 格 140 × 210 毫米

4.375 印张 90 千字

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6000

定 价 1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徽州十记 /1

- 第一记 明月前身 /3
- 第二记 八千里路 /12
- 第三记 书香门第 /20
- 第四记 归去来兮 /30
- 第五记 阳历阴历 /40
- 第六记 人间词话 /50
- 第七记 月到风来 /59
- 第八记 绿杯红袖 /68
- 第九记 云外山河 /77
- 第十记 逝水流年 /86

太湖十记 /95

- 第一记 前世今生 /97
- 第二记 乡关何处 /100
- 第三记 天下渔米 /104
- 第四记 流年写意 /108
- 第五记 堂堂人家 /111
- 第六记 古镇白话 /115
- 第七记 经典刻划 /119
- 第八记 茶来茶去 /122
- 第九记 枝头时令 /126
- 第十记 栀子花开 /130

徽州十记

给我一个回来或者离开的理由。

上午的时候，阳光在渡口停了很久，不远处的村子口，大树底下的目光，是依依的惜别还是款款的守候？是刚离开生死相许的楼头，还是要回到最初出发的码头？是不久以前还是很久之后。我们经历的岁月啊，是娓娓道来还是欲说还休，我们只是于无人的夜晚，在心底里喃喃地说了声——徽州。

明月前身

第一记

历史仿佛风雨中飘来荡去的孤舟，而徽州就是港湾。

像很多落户徽州的宗族一样，西递的胡氏，也是带着一个百转千回的故事来到这一片山水之间的。《西递明经胡氏壬派宗谱》说，西递的胡氏本来姓李，他们的祖先出自帝王之家，本应该是一国之君的一粒种子，落在徽州，长成西递的平常人家。

公元904年，唐朝的春天，长安的天色有一些阴沉，唐昭宗李晔走出寝宫，抬头之间看到院子里的梅花竟在一夜之间开放了许多。李晔的心底，情不自禁地涌起一阵感慨，春天的消息，来得真不是时候。

就在这个清早，心怀叵测的梁王朱温，再次提出迁都洛阳的事来。

面对兵权在握的朱温，李晔小心翼翼地说道，朕以为，迁

都之事，是否宽限几日再议。丝毫不是缓兵之计，千秋帝业，大势已去，他很明确地知道，自己没有回天之力。李晔的这一个想法，仅仅是因为皇后身怀六甲，分娩在即，他只希望自己的孩子，有一个安详的出生。

朱温说，不用等什么了，出发吧，我已经这样决定了。

走出宫墙前，搀扶着皇后的李晔折了一段梅枝，交到皇后手上，他心里的想法是这宫里的梅花，或许可以保佑他们逢凶化吉，一路平安。

东去的长车走到河南陕州的时候，皇后生下了一个男孩。

前路迢迢，生死未卜，望着窗外的暮色，刚刚当上父皇的李晔忧心忡忡。李晔是不幸的皇帝，也是不幸的父亲。

前来接驾的陕州官吏胡三，是歙州婺源人，见了这样的情形，默默抱过孩子，辞官弃职，回到家乡。他给孩子起了个“胡昌翼”的名字。

之后没多久，朱温篡位，自立梁朝。李晔一家，惨遭杀害，唯一幸免的，就是胡昌翼。

很多年过去了，长大成人的胡昌翼终于明白了自己的身世，也是这样的黄昏，胡昌翼在屋子里转着圈子，然后，回到书案前，点一枝红烛，将摊在桌上的经书读完。

我们的故事进行到这里，应该有好多的转折，比如胡昌翼卧薪尝胆报仇雪耻，或者他看破红尘遁入空门，也许我们的主人公也会因此创造出可歌可泣的事迹，也许他也会因此走出来一段可圈可点的人生。

只是，胡昌翼选择的是继续原来的生活，就是将正在进行

的日子，按照原来的打算过下去。所以我们说耕读传家是最平淡的辉煌。

这样又过了好多年，有一天，胡昌翼的第五代后人从婺源去南京，经过西递的时候，不由被这一派青山绿水打动了。“见其山多拱秀，水势西流，遂陪地师前往，见东阜前蹲，罗峰遥拱，有天马涌泉之胜，犀牛望月之奇，产青石而如金，对霭峰之似笔，土地肥沃，泉水甘甜。”其实打动他的，并不仅仅是好风景，打动他的，是存在心里的一个理想中的家园。

胡门一族从婺源迁到了西递，并在西递生根发芽，然后枝繁叶茂。

现在居住在西递的人家，一半以上都是姓胡，他们春播秋收，伺候着脚下的田地，他们的心里面想着先人的故事，那一份帝皇之后的高贵渐行渐远，而耕读传家的精神，却一如既往，就像一如既往的绿水青山。

追慕堂是建在西递的胡家祠堂，西递的胡家，在这里举行祭祀活动，有时，也在这里召开会议，从头说来或者从长计议，宗族的领导侃侃而谈掷地有声。

追是追忆追思，慕是仰慕敬慕，追慕堂供奉的胡氏先祖是唐太宗李世民，两边的人物，全是帮着李世民摧营拔寨出生入死打天下的英雄好汉。六匹骏马就是著名的“昭陵六骏”了，它们肥肥壮壮的样子，让人轻而易举地想起丰硕而繁华的唐朝。

最初的时候，胡氏宗族祠堂门上张贴的是当时民间通用的门神“神荼”和“郁垒”。胡家自婺源迁到西递，历经270余年37代，都是一脉单传，既没有人丁兴旺，也不见财源茂盛。当

时胡家的主要领导对此有一点百思不解，于是找来一位颇有声望的风水先生，请他实地考察，追根穷源。老先生上下看看，左右走走，论出身毕竟还是帝皇之后，看看四周的环境山青水秀的，也应该是风水宝地，怎么就既不发人也不发财呢？

立在祠堂前的老先生百思不解，当他无意间抬头，看到祠堂门前的门神，一下子恍然大悟，问题就是出在门神上呀，当年的李世民，门上画的是秦叔宝和尉迟恭，而现在画的是“神荼”和“郁垒”，风水灵气就不好发挥了。

追慕堂前的门神换过来以后，胡家的读书人立马学业有成，做买卖的也生意兴隆，子孙满堂的人家也多了起来。

我们很难辨识其中的真假是非，我们也难评说其中的曲直对错，民间传说是老百姓自己的自我安慰，也是老百姓自己的自圆其说。

徽州的很多村落，大致上都是像胡氏宗族一样，他们从远处走来，拖儿带女并且沾亲带故，这么多人家的他们，从远处走来了，在这里留下了，从此，这一方世外桃源有了人间烟火，这样的人间烟火，有一点我行我素，却又是那么的超凡脱俗。

来到西递的胡家，年复一年的生长。我们不能十分清晰地勾画出他们从前以来的春花秋月，我们只能从现在西递的旧楼老墙上，依稀感受他们留在岁月里的背影。

走马楼坐落在西递村头，这一幢修建于道光年间的建筑，是西递的胡家常说常新的话题。春风得意马蹄疾，当年春风得意的胡家，骑在岁月的马上，伴着那一片“得得”的马蹄声远去了，而走马楼还在。

道光年间的胡贯三和许多徽商仿佛，历经千辛万苦，然后功成名就衣锦还乡。和许多徽商不同的是胡贯三攀上的儿女亲家是当朝宰相曹振镛，所以胡贯三比别的徽商更加意气风发。

曹振镛就要从京城千里迢迢赶来西递相亲了，胡贯三希望这一次聚会风光无限。不是显山显水的荣华富贵，更不是一掷千金或者挥金如土。胡贯三想到的是在村口建造了这一座走马楼，他要展现的是徽商“亦商亦儒”的精神，是风雅的风光 and 神采。

一路奔波的曹振镛，明显是一副旅途劳累的感觉，但当他踏上走马楼，面对清新别致的远山近水，心情一下子清新起来，呆在西递的日子，曹振镛始终兴致勃勃。

相亲以后的走马楼，成了西递文人聚会和休闲的地方，他们把酒临风，立在楼头高声吟诵。

青山云外深，白屋烟中出。双溪左右还，群木高下密。

曲径如弯弓，连墙若比栉。自入桃源来，墟落此第一。

我们从走马楼上下来，走了很远的路，还能听到落日的楼头，传过来的朗朗书声。

同样是当年良辰美景的见证，应该就是迪吉堂了，迪吉堂坐落在西递主要街道上，这也是为了迎接宰相亲家的光临，特地建造起来的独家宴会厅。酒是一饮而尽，人是喜上心头，数百年前的青春作伴诗酒年华，恍若昨夜，这样的风光在斗转星移的一瞬戛然而止，这样的风光又让前世今生的西递意犹未尽，现在，坐在迪吉堂上的老人，把一份灿烂的心情，点点滴滴，记成蝇头小楷。而我们，就是沿着纸上的一笔一划，寻找曾经有

过的辉煌。

2000年的岁末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西递列入世界文化遗产，专家们说，这样的乡村是古老文明的见证，是特色传统建筑的典型作品。

一同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，还有宏村。

前来宏村考察的专家说，青山绿水的自然风光仿佛优美的背景，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是古老而朴素的民居和宁静又幽深的街巷，这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意大利的威尼斯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，可是这两个地方都是有名的大城市，像宏村这样的乡村，真是举世无双了呀。

宏村的故事，开始的时候和西递仿佛。

聚住在宏村的是汪氏宗族，古老的徽州，一向就有“四门三面水，十姓九汪家”的说法，这一个说法，至少说明当时的汪家在徽州有一点人多势众的意思。只是，搬到宏村的汪家，虽然早耕夜织地勤奋劳动，却始终没有能够达到心愿之中的兴旺。于是，像许多徽州家族一样，宏村的汪家，请来了风水先生。

在徽州，风水和传说是广大的乡村，一对飞翔的翅膀。如果说传说是情感的安慰和寄托，那么风水就是理性的依据和行为的指南。乡村里的风水先生，因乡村而如鱼得水左右逢源。行走在徽州，我们真切地感受到，风水一说，去掉迷信的成分，有许多扬长避短因地制宜的因素，好的风水先生，就是现在的规划局长。

宏村人请来的规划局长是个名叫何可达的风水先生，何可达花了十年功夫，对着宏村远远近近山山水水看了再看，终于

认定了这个村落的地理风水形势，应该是一头卧牛的形态。

“山为牛头，树为角，桥为牛腿，屋为身，凿湖作牛肚，引泉为牛肠。”

牛形的村落落成以后，宏村的生活并没有太多的起色。重新请来的风水先生说，牛形的村落是对的，问题出在细节上，牛是反刍动物，应该有两个胃，反映在宏村的风水上，就是有了“内阳水”却没有“外阳水”。汪氏宗族于是决定，把村南百余亩良田，开挖成南湖。而宏村的汪氏的生活，竟真的渐渐地熠熠生辉起来了。

我们没有见到当年的宏村人喜上眉梢的神情，我们只能从承志堂的一砖一瓦中，体会宏村人津津有味乐在其中的美好生活。

我们走进承志堂，我们见到了大堂之上，安然端坐在太师椅上的徽州。

承志堂是清末宏村盐商汪定贵的私宅，四处奔波经营有方然后腰缠万贯的汪定贵最明确的想法是，富贵不归故里光宗耀祖，就像是穿一身华丽的衣服在黑夜里行走。

先是花钱捐了一个五品同知，这个同知，不要去做什么具体工作，当然也没有工资收入，但毕竟是个副厅级的领导干部了。接着衣锦还乡的汪定贵开始了一掷千金和不厌其烦的建设，承志堂的大处着眼是气势恢宏，承志堂的小处着手是精雕细刻，这样的大处着眼和小处着手，是千年徽州最贴切的从头说起，也是古老村落最生动的娓娓道来。

一弯细细浅浅的流水从每一家门前穿过去，老水车不紧不

慢地诉说着从前以来的生活，宏村的日子是水做的日子，宏村人和水亲密无间。

如果说流水使宏村添了娟秀和灵动，那么，坐落在宏村的南湖书院，使这一方水土，又多了几分书卷气，徽州的乡村，乡村的书生意气，是一首在风里吟唱的老歌。

书院的意思是学校，南湖书院应该是现今的徽州，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宗族学校了。

无边细雨湿春泥，隔雾时闻水鸟啼。

杨柳含顰桃带笑，一鞭吟过画桥西。

诗里的南湖春光明媚景色清秀，南湖书院建成在南湖岸边，南湖书院是关于南湖风景的一个经典的句子。

南湖书院也叫“以文家塾”，以文，就是汪以文。

像从前时候许多老式的读书人一样，汪以文也是三更灯火五更鸡地勤奋读书，也盼望着终有金榜题名天下知的一天蓦然而至，只是这一天偏偏就是迟迟不来。又一次名落孙山的他，有一点心灰意冷地将翻旧的《四书五经》打进行囊，随着同族的汪授甲去杭州学做生意去了。

立在柜台前的汪以文依然手不释卷，之乎者也和买进卖出终究是两回事情，汪授甲知道他肯定不是经商的人才，就将汪以文推荐给杭州知府做账房先生。可是没多久，知府因为贪赃枉法被查处了。汪以文立刻想到知府五十大寿时，汪授甲送来的两坛寿酒。

寿酒是存放在库房里面的，坛子里是什么知府和汪以文自然是心知肚明的了。贪赃的要查办，送贿也脱不了干系。想到

这一点，汪以文连夜利用自己身份之便，潜入库房，将两坛银元宝倒出来，换成清水，还在里面放了一面写着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的木牌。

如果汪以文想到由此会引火烧身而事不关己，或者汪以文想到是非公理而大义灭亲，故事会有其他的发展，我们会有另外的感慨，旧式的时代和徽州的宗族，使他别无选择。

当汪授甲明白了其中究竟的时候，汪以文已经回到了宏村老家。汪授甲星夜兼程赶到家乡，见了汪以文，执意要他共赴杭州，一起发展，汪以文说了些子曰诗云，很坚决地表示不从，双方争执不下之际，江浙闽道学政使罗文聘前来宏村拜访汪以文，并由汪以文和汪授甲陪同着游玩南湖。

面对锦绣山水，罗文聘说，要是把这南湖边上的私塾合并在一起，建造一所书院，该有多好啊。

汪授甲接口说，建造书院的费用，我可以承担，但是书院建成后，名字要叫“以文家塾”。

罗文聘和汪授甲同时看着汪以文，汪以文想了想说道，好，就这么办吧。

默默地站在一边的汪以文，想到的正是杭州时的旧事，徽州要有更大的发展和作为，就要有贤能的下一代，而没有像样的学校，没有像样的老师，青出于蓝的超越仅仅是一个梦想。

这时候在终生没有及第的汪以文的眼里，宏村的孩子，都是金榜题名的秀才举人。

八千里路

第二记

船在水上走着，再一次靠岸的时候，已经不是家乡了。

一滩复一滩，一滩高十丈。一百六十滩，新安在天上。

这是清代诗家黄仲则的句子。从天而降的流水，高亢而激越，沿着山道奔腾，然后，蓦然而来，又挥挥洒洒地向远方而去。

山和山环抱之间的徽州，流水是进出的道路。

“深潭与浅滩，万转出新安”。就是新安江，这一条徽州的母亲河，流水的路上，因为徽州，两岸美丽的风景，有了沧桑的意韵。

徽州的先人们顺流而下或者逆流而上，他们在逃避，逃避天灾和人祸，他们也在寻找，寻找梦中的归宿。然后，他们在广大的徽州，建立起一个又一个村落，这一个又一个的村落，曾

经是他们理想的家园。

而现在，他们却又要离家远去了，这以后的很长一段时候里，徽州，是这一些走在路上的徽州人永恒的行囊。

“歙山多田少，况其地瘠，其土腴刚，其产薄，其种不宜稷粱，是以其粟不支，而转输于他郡，则是无常业而多商贾，亦其势然也。”

这是清朝洪玉图写在《歙问》中的一段话，因为地少人多，山上又种不出更多的庄稼，加之赋役繁重，社会动荡，灾荒迭作，为了生存的徽州人开辟出了一条经商之路，走在这条路上的徽州人，就是徽商。

“前世不修，生在徽州，十三四岁，往外一丢。”

这是流传在徽州的谚语。生在徽州的孩子，应该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儿女了，走出家门的他们，得到了父母更多的牵挂。生在徽州的儿女，也是天底下最不幸的孩子了，应该依在母亲怀抱的年纪，已经踏上背井离乡的路途。看着破损了的雕栏旧楼，我们不知道应该欣赏古老的徽州，曾经有过的辉煌，还是感叹当年的徽商，风雨兼程的磨难和沧桑。

船在水上，人在船上，少年的胡雪岩站到甲板上，久久看着远方，远方越来越近。船靠上码头，胡雪岩第一个跨上岸去，这一步使贫苦人家的孩子，成为富可敌国的红顶商人。

现在，胡雪岩还是杭州一家钱庄里的学徒，生意空下来的时候，他就翻两页书，识几个字。长辈的老乡说，你不是想着要考秀才吧。胡雪岩只是抬头淡淡一笑。秀才太遥远了，他只想识几个字，这是对已经去世的父亲的缅怀和一个交代。